



敬德装疯

京 劇

北京宝文堂書店



敬德恭親

敬德恭親

敬 德 裝 瘋

*

北 京 宝 文 堂 書 店 出 版

(北 京 王 府 大 街 64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4 号

北 京 崇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統一書号: 10070·406 字數 13,000 開本 787×1092 號 1/32 印張 $\frac{11}{16}$

1979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版 第 1 次 印 刷

印數 0,001—6,900 冊

定 价 (7) 0.14 元

前 記

尉迟恭（字敬德）是唐朝的大將，他曾帮助太宗開國，立下很大的功勞。后来因为江夏王李道宗（皇室宗親）陷害功臣薛仁貴，尉迟恭不平，痛打了李道宗，高宗大怒，將他削职为民，貶在取田庄。

其后，西遼兴兵入寇，薛仁貴奉命出征，被敵兵圍困在鎖陽。这时，朝廷想起了能征慣战的尉迟恭，便命老將程咬金去召尉迟恭前往解圍。

尉迟恭听到朝廷派欽差召他的消息，便假装中風，臥病家中，想藉病不受朝命。程咬金來到，探問了尉迟恭的病况后，向他叙述了前方的軍情。满怀愛國热忱的尉迟恭，終因大敌当前，掩盖不住內心的矛盾，毅然放弃了自己对朝廷的旧恨，随程咬金同赴戰場，殺敌救國。

这个剧本是中國京剧院祁野耘根据富春堂本《金貂記》中的《佯風》一折，并参考了崑曲《北詐瘋》、漢剧《取田庄》改編的。已由中國京剧院三团演出。

第一場

〔牌子，四軍士、中軍、程咬金上。〕

中 軍：啓稟程老將軍，已到取田庄了。

程咬金：人馬列開呀！（下馬）

軍 士：啊！

程咬金：喚過父老，近前答話。

中 軍：遵命。——父老請過來！

百 姓：（內）來了。（上）

百 姓：軍爺喚我何事？

中 軍：程老將軍問話。

百 姓：參見程老將軍。

程咬金：罷啦！我問問你，有位尉遲老將軍，他住在哪兒呀？

百 姓：哦，你問的是尉遲老將軍么。看那廂（指遠方）離此不遠，柴門草舍，門前有兩棵垂柳，那就是尉遲老將軍的府上。

程咬金：哦！我再打听打听，他來到這兒，二三年啦，近來怎麼樣啊？

百 姓：他老人家自從來到取田庄，每日起早睡晚，不是種田，就是釣魚，一向倒還康健……

程咬金：哦，那敢情好。

百 姓：唉！不想今日，他忽然得了重病了！

程咬金：（一驚）啊？怎么，得了重病啦？

百 姓：唉！再休提起，今晨他在牛王会上，与我們大家同飲，不料一阵昏迷，跌倒在地，得了个急中風之症！……

程咬金：（焦急）哎哟，这可怎么好哇！

百 姓：唉，他老人家偌大年纪，只怕不易好了！可惜这样一位赫赫威名的老將軍，竟得下这样的冤孽病哪！

程咬金：咳！真是想不到的事啊！

百 姓：老將軍还有何事相問么？

程咬金：沒甚么啦。多麻煩你啦！

百 姓：豈敢。

程咬金：請便吧！

百 姓：是、是、是。（下）

程咬金：哎呀，且住！我今奉命到此，实指望搬取尉迟老将，解救薛仁贵鎖陽之圍，扫滅西遼的賊寇。沒想到他会得了这么重的病，这可教我怎么办哪！……唉！我赶紧瞧瞧去吧！——中軍！

中 軍：有。

程咬金：帶馬進庄啊！（上馬）

众：啊！

〔牌子。众同下。

第 二 場

〔尉迟女兒上。〕

尉迟女：唉！……（唱西皮搖板）

老爹爹在牛王会忽得重病，

多虧了众鄉鄰送回家門。

唉！爹爹平日身强体壯，不料今晨，村前赴会，突患中風之症，十分沉重。想我父女相依为命，倘有不測，如何是好！唉，好不令人焦慮也！（接唱）

我只得勤侍奉小心謹慎，

願蒼天多保佑早日康寧！

尉迟恭：（內）女兒，攙我來！

尉迟女：是。

〔尉迟女下，扶尉迟恭拄杖上。〕

尉迟恭：（唱西皮散板）

牛王会上得一信，

思前想后恨难平。

女兒攙我草堂進！……（進門、落座）

尉迟女：爹爹，你要保重了！

尉迟恭：（接唱）我兒不必忒担驚。

尉迟女：爹爹病体沉重，教女兒怎不担驚哪！

尉迟恭：哦？你看为父这病，可沉重么？

尉迟女：爹爹年迈，突患中風，怎么不沉重呢！

尉迟恭：呵呵，为父的病，是說好就好。

尉迟女：（不相信）怎么，说好就好？

尉迟恭：唔，你看，我这不是好了么！（示以恢复常态）

尉迟女：（一驚）啊？爹爹这病来得也急，好得也快呀！

尉迟恭：（微笑）呼呼呼，你道为父这病是真的，还是假的呢？

尉迟女：爹爹这病么……（有所悟）唔，乃是假的。

尉迟恭：啊！你怎么晓得是假的呢？

尉迟女：若是真病，爹爹还问我何来呀！

尉迟恭：哎呀呀，好个聪明的女儿！

尉迟女：怎么，果然是假的？

尉迟恭：不错。你看为父这手脚，哪些儿不灵？周身上下，

哪有半点瘫痪？我何曾有病哪！（笑）哈哈……

〔抬手动脚。

尉迟女：啊，爹爹，既然无病，为何装成这般模样啊？

尉迟恭：我儿有所不知，只因为父在牛王会上，与众位乡邻同饮，那李洋哥打从城内沽酒而回，言道有一差官捧旨前来，宣召于我。那时为父新愁旧恨，涌上心头，因此心生一计，跌倒尘埃，假作中风，以拒朝命。

尉迟女：（撒嬌地）原来如此，险些将女儿吓坏了！

尉迟恭：呵呵，再不要担忧了！

尉迟女：啊、爹爹。圣上宣召于你，想是思念功臣，你为何装病不去呢？

尉迟恭：嗔！说甚么思念功臣。离乱年间，依仗我等出生入死，冲锋陷阵，一旦太平，视我等不如鸡犬，轻则谪贬，

重則殺戮。真乃是：“伴君如伴虎，時刻要防身。”又道是：“不做他人官，不受他人管。”哼！我怎肯再與他出力報效也！（唱西皮原板）

某一生為社稷舍身效命，
苦爭鏖戰數十春。
烏騾馬踏平了六十四路煙塵滾滾，
水磨銅鞭打下了錦綉乾坤。
可嘆我為國家心血用盡，
到老來反落個削職為民！
伴君王如伴虎吉凶莫定，
拚着個守清貧終老山林！

尉遲女：爹爹呀！（唱搖板）

老爹爹為國家疆場效命，
東西戰南北剿入死出生。
汗馬功勞數不盡，
却為何萬歲他反西無情！

尉遲恭：兒呀！（唱散板）

藏弓只為飛鳥盡，
殺兔已死把獵犬烹。
因此上託重病不受聖命，
從今後再不去侍奉朝廷！

尉遲女：如此說來，還是不去的好。

尉遲恭：唔，自然不去！

尉遲女：只是，少時那差官到來，爹爹可要裝得像啊。

尉迟恭：那个自然。我兒必須小心門戶，倘有人來，先要稟
知為父，教你請，你再請，不可大意。

尉迟女：知道了。

〔尉迟女兒与尉迟恭捶背。〕

〔四軍士、中軍、程咬金上。〕

程咬金：（念）指望救兵如救火，誰知老將病纏身。

中 軍：來此已是。

程咬金：向前叫門！（下馬）

中 軍：有人么？開門來！

尉迟恭：（一驚）啊？
尉迟女：

〔四軍士、中軍下。〕

〔尉迟恭示意其女、開門、多加仔細。〕

尉迟女：何人叩門？

程咬金：是我。

尉迟女：（開門、出門）哦，原來是程叔父到此，侄女有禮
了。

程咬金：約喝，姑娘啊！你爹爹是病啦嗎？

尉迟女：唉，十分沉重！

程咬金：你快領着我進去瞧瞧吧！（欲進門）

尉迟女：（攔阻）叔父稍候，待我通稟。

程咬金：自己人，不用通稟啦。

尉迟女：這……病室骯髒，收拾收拾，方好進入。（進門、
關門）

程咬金：好好好……

尉迟恭：（低声）何人到此？

尉迟女：程叔父來了。

尉迟恭：（一驚）啊？怎么，你程叔父來了？

尉迟女：正是。

尉迟恭：（猛醒）哎呀，程咬金这个老兒，甚是机警，为父此計，只恐难以將他瞞过。

尉迟女：如此不見就是。

尉迟恭：唉，远路而來，怎好不見……啊，兒呀！少时我二人講話之时，难免提起往事，倘若为父一时忘情，露出破綻，你要在一旁提醒于我。

尉迟女：叫女兒講說甚么？

尉迟恭：这……你就說爹爹看拐，我就理會得了。

尉迟女：哦，爹爹看拐……

尉迟恭：嗯。

尉迟女：兒記下了。

〔尉迟恭命女兒開門。〕

尉迟女：（開門）程叔父，請到里面！

程咬金：好好好。（進門）老黑在哪兒哪？老黑在……（見尉迟恭伏案，黯然收声）

尉迟女：啊，爹爹，程叔父來了！

尉迟恭：啊？

尉迟女：程叔父來了！

尉迟恭：（抬头，呆視程）啊，你是程賢弟？

程咬金：不錯，是我，特意看望您來啦。

尉迟恭：唉！难得賢弟远路关怀，只是愚兄病体沉重，恕我失迎了！（欲下拜，程急扶住）

程咬金：哎，別价，別价……（落座）

尉迟恭：……

程咬金：咳！真是的，兩三年沒見面兒，指望您虎軀健壯，咱們老伴当兒的朋友，还要多聚会聚会哪，沒想到，您怎么病得这个样子啦？

尉迟恭：唉！再休提起。愚兄指望到此为農，暫度歲月，若得賤軀粗壯，豈無立功之机！不想，天有不測風云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如今染此重病，寸步难移，只恐不久于人世了！

程咬金：嚙！別这么說呀！您得往开了想。常言說的好：“吉人自有天相”，好好的養着，不久就会好啦。

尉迟恭：唉！病入膏肓，怎能痊愈！賢弟，你若晚來一時，只恐今生今世、难以相見了！

程咬金：哪兒至于呀！

尉迟恭：（唱二黃倒板）

自丢官來到了取田庄上——

程咬金：一晃兒二三年啦。

〔尉迟女兒捧茶与程飲。〕

尉迟恭：（接唱迴龍腔）

每日里务農忙、父女們勉度时光。

程咬金：田家之乐，倒也清閑自在呀。

尉迟恭：（接唱原板）

休道某在山庄身閑意曠，

这丹心無一日忘却朝堂。

程咬金：在野之身，心存社稷，真是可欽可敬哪！

尉迟恭：（接唱）盼只盼万民安江山無恙，

众家功臣俱各安康！（行弦）

程咬金：唉，还提众家功臣哪！如今閑的閑，病的病，东的东，西的西，回想凌烟閣画像題名的景况，真是今非昔比呀！

尉迟恭：唉！想当年你我弟兄，随定先王，开基創業，費尽心血；可恨江夏王李道宗，依仗宗親，忌妬功臣，陷害我等，誣賴平遠公薛仁貴欺君謀反，聖上不分皂白，就将仁貴下入天牢。那时愚兄怒气难忍，在朝房之内，将那老賊打下門牙二箇，一目失明……

程咬金：本來这个奸王就該打么！

尉迟恭：哼！聖上道我倚老賣老，恃功傲上，摘去國公印，貶在取田庄。可嘆众家弟兄忠心為國，一个个遭此下場。思想起來，教愚兄怎不惱恨也！

程咬金：唉，別尽想这些个啦！

尉迟恭：（接唱）貶抑功臣实不当，

皆因是李道宗他心似虎狼，

仗宗親進讒言大权独掌，

恨只恨狗奸王、欺君誤國、陷害忠良，我看

他是怎样的下場！（做勢，行弦）

尉迟女：爹爹看拐！

尉迟恭：哦哦……

程咬金：得啦，过去的事兒，也就甭提啦，还是往开了想
吧！……真个的，您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呀？

尉迟恭：（接唱）清晨起众鄉鄰邀我到牛王会上，

不料想一失足跌倒在佛堂。

左癱右瘓成重恙，

怕只怕老命难久長！（行弦）

程咬金：怎么着？今兒早晨，您去赴会、摔了个跟头，得下
了癱瘓之症。咳！您怎么不留点兒神哪？咱們这个年紀，
比不了年輕的人，上了歲数兒格不住，惟独这种病，我
可見多啦，要是厉害了，那就得口眼歪斜，动轉难移
呀！

尉迟恭：哦哦……（觉得裝的不太像，很不自然）

程咬金：我看您的病，虽然不怎么厉害，怎奈这偏僻之鄉，
难得良医調治。依我說，您不如跟我進京，定能早日痊
愈，也好与众家弟兄聚会聚会呀。您看好不好啊？

尉迟恭：唉！（接唱）

再不能与故交聚首欢暢，

再不能枕戈待旦、甲冑凝霜、馳騁疆場，

再不能五更待漏把朝班上，

再不能东征西徭、展土开疆、眼睁睁死在这

僻壤窮鄉！（伏案）

程咬金：（起疑）唔……（唱插板）

我看他隱約間依然旧样，
耳不聾眼不花心性犹强。
并不像年迈人身染重恙……

唔，唔……

想必是怀旧恨故把病裝！

啊，老兄，甭着急，常言說得好：“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沒柴燒。”只要您把病养好了，報國的日子，以后長着哪！再一說，您这个病，甭看来得急，我瞧去的还快哪。只要用对了药，一定能好！

尉迟恭：但願如此。啊，賢弟，你不远千里而來，为了何事？

程咬金：我呀，特意看望您的病来啦。

尉迟恭：怎么，專誠看望愚兄來了？唔，实实的难得！……

啊，賢弟，我今晨得了重病，你怎么就曉得了呢？

程咬金：对呀，我今兒个來，您今兒个就病啦，可我还納悶兒哪！

尉迟恭：呵呵，取笑了。——啊，女兒。快將后堂打扫潔淨，为父要留你程叔父多住几日。

程咬金：慢着，慢着。如今軍情緊急，慢說是多住几日，就是一天，我也不能呆呀！

尉迟恭：啊，軍情緊急？

程咬金：唉，緊急的很哪！

尉迟恭：哪路軍情，如此緊急？

程咬金：这个……您病病歪歪的，不說也罢。

尉迟恭：嗟，讲讲何妨？

程咬金：唉，算了吧，甭提啦。

尉迟恭：还是讲说的好。

程咬金：说了好？……那我就说吧。只因西遼國，听说我朝功臣被貶，奸党專权，为此發动雄兵二十余万，夺取大唐的天下来啦！

尉迟恭：（一驚）啊，有这等事？

程咬金：唔！

尉迟恭：就該派兵遣將，前去征剿。

程咬金：兵也派啦，將也遣啦，就是無济于事。

尉迟恭：但不知何人为帅？

程咬金：薛仁貴薛賢弟的正帅，我的副帅。

尉迟恭：啊？薛賢弟被禁天牢，怎能一旦又挂了帅印呢？

程咬金：此乃聖上救他戴罪立功啊。

尉迟恭：唔，你二人文韜武略，蓋世無敵，此去必然是旗开得勝，馬到成功，何言無济于事？

程咬金：唉，您是不知道，虽然聖上派遣薛賢弟戴罪立功，前往退敌，不想那奸王李道宗，又从中使坏，僅僅給了五千老弱殘兵，可怎么能敌得过番兵二十多万哪！因此我軍刚到鎖陽，就被番邦的人馬，里三層、外三層，圍了个水泄不通……

尉迟恭：（一驚）啊？

程咬金：急得薛賢弟几次要开城，决一死战。是我將他攔住，这才單人匹馬，用計詐出重圍，回朝求救。聖上又發动

人馬，前去抵擋，可惜就是一件……

尉迟恭：哪一件？

程咬金：淨有人馬，沒有主帥，可也是不中用啊！

尉迟恭：是啊，又命何人為帥呢？

程咬金：這時候可就想起哥哥您來啦。

尉迟恭：啊，聖上想我？

程咬金：哎喲，他早就想您想的不得了！

尉迟恭：噯！他貶我在此，永不叙用，早已將某忘怀了。

程咬金：噯，不光聖上沒忘了您，就是西遼國還點着您的名

兒……說是……哦哦……（故意咽住）

尉迟恭：怎麼樣？

程咬金：沒怎麼樣……

尉迟恭：賢弟休要吞吞吐吐，有話只管講來！

程咬金：啊……不成。瞧您病的這個樣兒，我一說，您一生氣，要是萬一氣出個好歹兒來，我可担戴不起。

尉迟恭：噯，愚兄遭貶之後，火氣全消，非比當年了。賢弟只管言講，愚兄不生氣就是。

程咬金：怎麼，您不生氣？

尉迟恭：不生氣。

程咬金：您真不生氣，那我就說啦。

尉迟恭：賢弟請講。

程咬金：那日我突圍之時，西遼元帥言道：（學花臉口氣）程咬金哪，程咬金！某今任你回去搬兵；想你唐朝有名的將帥，不過是黑袍、白袍，如今白袍被困，插翅難逃，